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

## 第十五回 顯神通地上鼾眠 假道童筵前暢飲

人生南北如歧路，世事悠悠等風絮。造化小兒無定據。翻來復去，倒橫直豎，眼見都如許。伊周事業何須慕，不學淵明便歸去。坎止流行隨所寓。玉堂金馬，竹籬茅舍，總是無心處。

話說湘子收了仙鶴、仙羊，出得門去，思量不度得退之，難以繳旨，只得又轉到門首叫道：「長官開門，開門！」張千、李萬大家攔住道：「老爺吩咐，放你進去，要打我們二十板。你怎麼不怕沒意思，只管來纏？若不看出家人面上，我們先打你一頓，又送你到兵馬司問罪。」湘子道：「長官休嘆喏，古人說，僧來看佛面，怎麼就說個打？我也不怕你打。我有句話與列位商議，列位休得執拗。」李萬道：「老爺不肯跟你修行，你想是要度我們哩。不是輕薄說，寧可一世沒飯吃，沒衣穿，凍死餓死，也情願死在家裡，決不肯跟你去修行，免開尊口。」張千道：「你就肯送我們上錢，要我放你進去，我也決不放的，不消商議得。」湘子道：「我也不來度你們，也沒門上錢送你們，只是你老爺吩咐說，放我進去就打你們，我思量起來，放我進去，倒未必打你們；不放我進去，你兩個決然吃打二十板。」張千道：「我不放你進去，為何打得我著？不信，不信！」李萬道：「我又不是三歲半的小孩子，被你倒跌法弄得動的，不信，不信！」湘子道：「你敢說三聲不信麼？」張千道：「莫說三聲，就是三百聲待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說，你說！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不放，不放，斷然不放！」

湘子就顯出神通，把袍袖一展，一交跌在地上，頭枕著漁鼓，鼾睡不動，那元神卻一逕走到筵前，道：「列位大人在上，小道又來了。」退之一見湘子，怒髮衝冠，心頭火發，道：「你從那裡進來的？」湘子道：「從大門首進來的。」退之道：「張千、李萬都在哪裡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已去遠了，他兩個說，大人要與我說話。故此又轉來。」退之道：「你且去耳房坐著，我另有處。」湘子依言，坐在廂房裡面，彈拍漁鼓。只見退之叫張千、李萬問道：「那道童去了不曾？」張千道：「那道童醉了走不動，睡在門外地上。」退之道：「你蠢起驢耳朵聽，那打漁鼓的是怎麼人？」張千道：「小的不曉得是怎麼人。」退之喝道：「你這狗才，恁般可惡！一個道童放了進來，還說他睡倒在外面地上，眼睜睜當面說謊，每人各打二十！」兩邊皂甲吶一聲喊，拖的拖，拽的拽，把張千、李萬拖翻在地上。他兩個苦苦告道：「現今一個道人睡在外面地上，老爺如不信時，請眾位老爺一看，便見明白，不要屈打了小的。」眾官道：「這兩個雖然可惡，道人恰有些古怪，真不要錯打了他。」

退之便同眾官走出門前去看，果然有一個道人睡在地上，鼾聲如雷，裡面耳房內又有一個道人在那裡打漁鼓，唱道情。眾官都道：「人雖有兩個，面龐衣服恰是一般，明明是分身顯化的神仙，韓大人不可怠慢他。」退之便對這道人說道：「你這出神的術法不為奇特，只好去哄別人，怎麼來哄我？我一把火把你那軀殼先燒化了，看你元神歸於何處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廂房內的道人走將出來，地上睡的道人醒將起來，兩個合攏身來，端只一個道人，那裡去尋兩個？

眾官見了這個光景，人人倒身下拜，說：「我等今日幸遇神仙，萬望救度。」退之連忙扯住眾官說：「列位休得眼花撩亂，落了拐子的圈套。」湘子道：「韓大人，我也不是拐子，我和你沾親帶肉，不忍你墮落火坑，所以苦苦來度你。我魂歸地府，魄散九霄，一點元神常存不壞，你那凡火如何燒得我著？」退之道：「你明明是遊方野道，我與你有什麼親？」湘子道：「親不親，故鄉人；美不美，故鄉水。山水尚有相逢日，人生何地不相逢？怎麼就說出絕情絕義的話來？」林學士道：「韓大人幾次要責罰你，眾位再三勸饒了。你既是神仙，何不高飛遠舉，使人聞名不得見面。為恁的苦苦來打攪他家的酒席，惱惱我等眾賓，是何緣故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在山中聞韓大人九代積善，三世好賢，府中有好饅頭，特此來化些上山，與師父充饑。」退之道：「早說要化饅頭，你便盡力拿了去，何必言三語四，叫出這許多把戲來。」便叫張千去廚房中取幾分饅頭，打發他去。

張千領湘子到廚房內，說道：「饅頭憑你要幾分，恰把怎麼傢伙來盛了去？」湘子道：「我有花籃在此。」張千道：「這小小花籃，盛得幾個饅頭，我佈施你一分銀子，僱一個腳夫來挑一擔去何如？」湘子道：「我那裡吃得有數，只裝滿這花籃也夠了。」張千就把饅頭抬一籠來，憑湘子去裝。湘子使出一個除法，裝了一籠又一籠，不多時，把他那三百五十六分饅頭盡數裝在花籃裡面，還裝這花籃不滿。張千見沒了饅頭，驚得上唇合不攏下唇，慌忙把手扭住湘子，叫喊起來。湘子把袍袖一展，足踏花籃，騰空而起，空中飛下一張紙來。

張千仰天叫道：「你這道人忒也欺心，把花籃裝了我家這許多饅頭，也不去謝謝老爺，倒丟下一紙狀子，待要告誰？難道我再賠一個花籃與你不成？」湘子便立下地來，道：「我和你同去見老爺。」張千又扯住了湘子叫屈。退之問道：「你為何扯住道人這般喊嚷？」湘子道：「他全不遵大人吩咐，反扯住貧道叫喊。貧道倒也罷了，只是韓大人轄伏不得兩個手下人，如何去管轄朝廷大事？」張千將紙遞上退之，稟道：「老爺吩咐賞那道人幾分饅頭，那道人把三百五十六分饅頭都裝在小花籃內，那花籃還不曾滿，倒寫狀子要告小的們，故此小的扭他來見老爺說個明白。」退之接到手看時，乃是一首詩，單道花籃的妙處。詩云：

一根竹竿破成蔑，巧匠編來實奇絕。

外形矮小裡邊寬，裝卻乾坤和日月。

退之看罷詩句，便道：「你這道人著實無禮，我那三百五十六分饅頭要請眾位大人吃的，好意賞你幾分，你怎麼弄出那除法來將我這許多饅頭都騙了去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不要小器，饅頭都在花籃裡，若不捨得，依先拿出來還了大人。」退之道：「這一點點花籃兒如何盛得我三百五十六分饅頭？」張千道：「外看雖然小，裡面猶如枯井一般深的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休小覷這籃兒，有《浪淘沙》為證：

小小一花籃，長在桃源。玉皇殿前一根紫竹竿，王母破篾三年整，魯班編了整十年。

這花籃，有根源，乾坤天地都裝盡，也只一籃。」

退之道：「你賣弄殺花籃的好處，也不過是障眼法兒，我決不信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信不信由你，只是貧道再問你化些好酒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已賞了你酒與桌面，如何又說化酒？」湘子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我師父在山中煎熬萬靈丹，缺少好酒，故此再求化些。」退之道：「萬靈丹我也曉得煎，不知你用多少酒？」湘子道：「只這一葫蘆就夠了。」退之道：「一葫蘆有得多少，如何夠煎萬靈丹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不要小看了這個葫蘆，有詩為證。詩云：

小小葫蘆三寸高，蓬萊山下長根苗。

裝盡五湖四海水，不滿葫蘆半截腰。」

退之道：「你不要多說。張千，快把酒裝與他去。」張千道：「師父，你的竹筒在那裡，拿過這邊來，把酒與你。」湘子道：「竹筒上繃了你的皮，做漁鼓了，只有個葫蘆在此。」張千道：「有心開口抄化一場，索性拿件大傢伙來，我多裝幾壺與你。這個小葫蘆能盛得多少，也累一個佈施的名頭。」湘子道：「我要不多，只盛滿這葫蘆罷。」張千把酒裝了十數缸，這葫蘆只是不滿，便道：「又古怪了，怎的還不見滿？」湘子道：「再裝幾缸一定就滿了。」他便打起漁鼓，拍著簡板，唱道：

小小一葫蘆，中間細，兩頭粗。費盡了九轉工夫，堪比著那洞庭湖。你們休笑我這葫蘆小，裝得你海涸江枯。

張千稟退之道：「小的有事稟上老爺，這道人又用那裝饅頭的法兒來裝酒，酒都裝完了，尚不曾滿得他的葫蘆。」退之道：「道童，有來有去，才是神仙；有去無來，不成大道。你這般法兒只好弄一遭，如何又把我的酒也騙了去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不消忙得，但憑抬幾只空缸來，我一壺壺還與大人，若少一滴，願賠一缸。抬幾個竹籬來，還大人三百六十五分饅頭，若少一個，願賠一百。何如？」果然張千抬了空缸、竹籬放在廳前。只見湘子卷拳勒袖，輕輕的把葫蘆拿來，恰像沒酒的一般，望缸內只一傾，傾了一缸又一缸，滿滿傾了十數缸，一滴也不少，那葫蘆裡頭還有酒，正不知這許多酒裝在葫蘆內那一搭兒所在。眾官見了，人人喝

采，個個稱強。退之只是不信，道：「總來是些茅山邪法，只好哄弄呆人，豈有神仙肯貪饕酒食，賣弄神通的理？」湘子聽得退之這等言語，便又顯起神通，從花籃裡摸出三百五十六分饅頭，一個也不少。眾官齊聲道：「這般手段，真是人間少有，世上無雙。」贊歎不已。

一霎間，湘子又把酒與饅頭依次收在葫蘆、花籃內，暗差天神、天將，押到藍關山下交付土地收貯，等待來年與退之在路上充饑禦寒。當下手拍雲陽板，唱一闕《上小樓》：

人道我貪花戀酒，酒內把玄關參透。花裡遇神仙，酒中得道自古傳留。煉丹砂，九轉回陽身不漏。只管悟長生，與天齊壽。

退之道：「你這人只是誇口，我承列位大人盛情，也要識論些國家大事，你連連來此纏擾，不當穩便，也不是你出家人與人方便的念頭。」叫手下：「快與我又他出去！」湘子道：「不消又得，再斟幾杯酒與貧道吃了，就再不來攪大人。」退之笑道：「你有多少酒量？」湘子道：「只管貧道一醉，不要論量大小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吃得一百大杯麼？」湘子道：「五十雙半醉。」退之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酒量也是好的了。如今三百五十六位大人在此，每人賜汝一杯，汝先從我面前吃起。」湘子道：「謹遵嚴命。」退之叫人斟上酒來。湘子剛剛吃得三杯；便沉醉如泥，跌倒在地上。退之道：「列位大人，看這道人吃得三杯酒就醉得這般模樣，只是大言不慚，那裡是怎麼神仙？張千、李萬，可抬他出去，丟在大門外頭，不要理他。」張千、李萬用盡平生氣力，一些兒也抬不動。退之看了，惱怒得緊，喝叫：「多著幾十人，把這野道倒拖出去！」張千果然喚過兩班皂甲來拖湘子。這湘子倒也不像個醉倒的，就像生銅生鐵鑄就的一般，一發拖不動了。退之怒道：「你這些狗才，都是沒用的。且由他睡著，待他醒來不許他開口。竟自又他出去。」張千眾人喏喏而退。

誰知湘子睡過半個時辰，一骨碌爬起來道：「大人，貧道酒量何如？」

退之道：「吃得三杯就醉倒不起來，還說怎麼酒量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酒量原不濟，不能奉陪列位大人。貧道有一個師弟，果是不辭乾日醉，醅酌太平時，請他來陪奉一杯何如？」退之道：「他是怎麼人出身？如今在那裡？」湘子道：「出身在窖裡，藏身在府裡，吃酒在肚裡，醉死在路裡。大人若許相見，貧道招他便來。」退之道：「汝去招他來。」湘子道：「貧道站在這裡叫他，自然來。」

當下湘子弄出那仙家的妙用，把手向空中一招，叫道：「師弟快來。」

只見一朵祥雲捧著一人墜地。那人怎生打扮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黑魃魃的面孔，光溜溜的眼睛。銃頭闊口巨靈形，露齒結喉相應。巾戴九陽一頂，腰纏穗帶雙振。臉紅眼（目定）醉翁形，李白、劉伶堪並。

這道人立在階前，朝著眾官唱個喏道：「列位大人稽首。」退之道：「師兄說汝會飲酒，汝實實吃得多少？」道人道：「大賓在座，司酒在旁，揖讓雍容，衣冠濟楚，席不暇暖，汗沾浹背，小道可飲二三升。知己友朋，呼盧擲雉，紅裙執擘，玉手擎杯，一曲清謳，當筵妙舞，自旦至暮，可飲二三斗。宴至更深，酒闌客散，主人送客，獨留小道，引坐密室，燈燭交輝，裙袂連帷，履舄雜沓，玉體貼於懷抱，粉面偎於酥胸，主人興濃不知小道，小道酣極忘卻主人，袒裊裸裎，顛狂無忌，斯時也，小道可饑二石。」退之道：「出家人怎說那淳於髡狂夫的話，可惱，可惱！我這裡用汝不著，汝快去罷。」

林學士道：「我也不與汝講閒話，只顧儘量吃酒與我們看，若吃得多，才見汝師兄薦舉的光景；若吃不多，連汝師兄一體治罪。」道人道：「大人若是這般說，可取酒來，待小道吃。」退之便叫張千、李萬打了兩三壇好酒放在他面前。他一壺不了又是一壺，一壺不了又是一壺，一連吃了十數壺，方才咀嚼些兒果品，把腰伸一伸道：「好酒！」吃不上一個時辰，把這三壇酒吃得罄盡，覺道有些醉容。退之對林學士道：「親家，這酒量才好。」林學士道：「汝像是醉了，還吃得麼？」道人道：「但憑大人拿來，小道再吃。」退之又叫張千、李萬抬一大壇來。這道人也不用壺，不用碗，將口布著壇口，只情吃，一霎時又吃盡了，一交跌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湘子道：「師弟醉了，睡在地上不成禮體。韓大人有被借一條蓋覆著他，待他酒醒好同回去。」退之叫取條被蓋了這道人，便對湘子說道：「汝弄了許多棺，都是假的，只這吃酒的人是真本事，我不計較汝了，疾忙回去，不可再來。若再來時，我當以王法治汝。」湘子道：「王法只治得那要做官的人，貧道不貪名利，不戀紅塵，不管那兔走鳥飛，那怕這索縛枷拷。」退之道：「若再胡言，我齋戒沐浴，作一道表章奏聞玉帝，把汝這貪饕酒食，惑世誣民的賊道，直配在陰山背後，永墮輪回。」湘子暗笑道：「只說我會說大話，誇大口，原來叔父也會弄虛頭說空話。玉皇大帝只有我去見得他，你這凡胎俗骨，怎麼上得表文到他案下。這般大帽兒的話不要說嚇我不動，連鬼也嚇不動一個的。」正是：

從頭徹尾話多般，話說多般也枉然。

伶俐盡從癡蠢悟，因何伶俐不成仙？

畢竟不知湘子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